

尚书坊

国学的当下意义:

启动生命的源头活水

□范曾

词“他”。在唐诗宋词中，经常会出现“渠”字，讲的就是“他”。“我问他，这池水为什么这样清？因为有源头的活水。”这个“源头的活水”，就是朱熹一贯坚持的中华民族的经典对我们生命本源的开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经典，应该永远怀着敬畏之心，因为那是我们的列祖列宗传递下来的一些非常精粹的思想。一直到今天，它的生命之树长青，永葆美妙的青春和生命力。

我们研究一门学问，投身一项事业，乃至一生所有的追求，其实都是要得到一种自由。国学是一片浩瀚无际的大海，能够让我们自由自在地遨游。研究国学，就可以让我们实现这种在精神世界中的“逍遥游”。我想，人类的自由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理性的自由。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讲，“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如果你对国学的必然无所了解，就会停留在一种皮毛的、甚至于错误的领域。你在这个领域不能畅游，也不能得到自由。第二种是社会契约自由。人类出现“你的”和“我的”这两个词汇以后，就开始需要契约了。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最开始成为人时，没有“你的”和“我的”这个概念，这个契约最初可能是约定俗成的，然后渐渐形成法律。理性的自由，契约的自由是社会保持安定的一个前提。最后一种是心灵的情态自由，这个属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契约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不能影响到属于你个人的、你要很好地珍藏着的那个东西，就是情态自由。这个心灵的情态自由，可以把你造就成为一个诗人，成为一个卓越的散

文家，成为一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我有24个字的自我评价：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擅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这个“略通古今之变”，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我到如今72岁，每天5点钟起来读书，还不能略通古今之变，我绝对可以列入白痴的行列。所以，我经常用司马迁的话来鼓励自己。

我曾经在节目中应邀背诵《离骚》，有人讲，范曾自我表现。背《离骚》当然没什么了不起，377句，如果下定决心，一天背3句，100天也背完了，不是什么难事。如果研究学家靠背诵《离骚》就能炫人耳目，我认为这个想法不免幼稚。这个是讲读书要持之以恒，不能够不坚持，希望一下子就成为一个饱学之士，或者根本就不读书，认为电脑一打开，一按全知道。可是这个知道的东西，它缺乏一种生命的活力，它没有化到你的灵魂血脉里去。网络上的知识再多，它也不属于你。在自己学习的过程中，你必须有所选择，而人脑这个机器，可能全世界任何一个发明家都不可能发明出来。因为太微妙了，它是一个无穷尽的大世界。所以，我们要特别珍惜和善用自己的大脑，不要过分地依靠电脑。这就是我为什么叫我的学生经常背诵。在这样一个电脑发达的时代，我竟要大家背诵，那岂不是愚不可及吗？我想，如果能有一个人，能够按照我的意思，这样10年做下去，跟一个10年一点儿都不背诵的人相比，他一定懂得更多。不要以为，操纵电脑就能使人知识丰富。

今天我们学国学，不是为了科举取士，那个考生在一个格子里苦思冥想地做文章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不会带给我们青年人痛苦。我想，只要方法得当、引导得当，只要讲国学的人真正了解国学，那是很好的。除去功利心，反而可以真正返本归元地继承我们祖先的文化精髓。

明朝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当时和中国的大学问家徐光启非常好，而且拉着徐光启入了天主教。当时利玛窦带来了西方的地理学、天文学、水力学和测绘学，把他这些都介绍给徐光启，他还叫徐光启帮助他翻译《几何原本》。书籍出版以后，中国人感到，西方推演的思维和中国的感悟思维差距非常之大。可是，中国的感悟思维利玛窦又非常热爱，他用拉丁文给《四书五经》做注，我想，他是西方最初知道中国《四书五经》的一个人。他们相辅相成的那种感觉，到今天我都非常羡慕。国学不仅是儒家的梦想，我想中国的梦是全世界而和不同之梦，是全世界能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梦，这个梦正是针对物质主义成为主导潮流的世界的一剂良药。这个梦不仅中国人做，20世纪的大哲学家罗素讲，“未来世界最最关键的时刻，世界可能要渴望中国”。关于这一论断，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一定经过了深思熟虑。

这就是今天我这么有兴趣要来讲国学的原因。我想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圆这个心灵之梦、人类的未来之梦。

（《国学开讲》，范曾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首诗是南宋的朱熹写的。朱熹是中国理学大师，如果要我们从孔子以后，选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可以选汉代的郑玄、毛亨，可以选董仲舒，然后就得选朱熹、王阳明。董仲舒使儒学能够成为独尊之学，当然凭借了汉武帝的力量。到了朱熹的时候，他就真正地确立了“四书”的至尊之位。朱熹当时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结合起来，汇编为《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诗中这个“渠”字不是“水渠”，而是代

书评

记忆的种子

——读《鲁院日记》有感

□战宇婷



记忆于我们，是一扇门，通往过去，也似一盏灯，照亮未来。丁利的《鲁院日记》围绕在鲁迅文学院学习与生活的点点滴滴，更是不断深入到记忆深处，深入那些魂牵梦绕的乡村精致，散发出温厚的乡情。翻开《鲁院日记》，作者洋洋洒洒的文字就像茶香般氤氲开来。没有浮夸的辞藻，文字质朴，就像这本书的关键词：日记，百物皆可入文，生活的细节却被作者安排得错落有致，读后唇齿留香。平凡的生活细节总能在作者的文章中留下一些微妙印记，编织出细密的人生话语，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心会平凡中的感动。在《走在记忆里》一文中，作者写到了鲁院大门南边的蓝半截子废品收购站，一对夫妻卖着旧书，旧书堆里有简·奥斯丁、莎士比亚……这样不起眼的角落，依然散发着文学的馨香。就像作者所说：“人就是这样，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留下难忘的东西，不仅是那些震撼心灵的东西会留下，有时就是那么不起眼儿的一个举动，一个眼神或一个楼的拐角，道边的一棵小树，乃至一碗不好吃的米线。”这样的生活细节在这本书中比比皆是，读起来充满生活情趣，却总是由小及

大，展开一番人生思考。

几个月的鲁院生活，作者拾掇生活的微小细节，小心翼翼风化成记忆晶莹的琥珀，119路公交车坐过站偶遇的火锅店，奇异的楼景、令人敬仰却寂寞的鲁迅故居，这是作者与生活的对话。而这对话不仅立足现实，更朝向书本，这是鲁院生活带来的精神食粮，它不断开阔着作者的文学视野。纸上的文学家变成了眼前亲近人的导师，毕飞宇、施战军等等，一堂堂生动的文学课，不断把作者推向更为深沉理性的思考。从文学转向，到阅读选择，从作家视野到日常生活写作，作者不断思考着，也不断收获着。在《作家的视野》一文中，借由施战军对成长小说的讲解，作者思考了作家的文学视野问题。而在《寻找文学的力量》中，作者与鲁院班的作家们一同探讨了日常生活写作的问题，关注生活细节可以避免空泛但也易浮于表面写作，“问题不在于写日常经验还是大历史，关键要超越浅层次的表达”。作者对文学的理性思考还有很多，小到对一本作品阅读的感受，大到对一个文学现象的探讨，这种深层次的思考散落在作品各处。

痛楚凝结诗之冰晶
——读诗集《踮起脚尖的时间》

□梁雪波

对于某些诗人来说，理解他们需要的也许不是一篇诗评，而是一部诗人的文化微观史，因为诗人和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密不可分，而对有的诗人来说，其诗歌本身就构成了一部独特的成长史。比如诗人潇潇新近出版的诗集《踮起脚尖的时间》，收录其创作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及其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代表作。在这本写作跨度为20年之久的诗集中，呈现出诗人的成长历程。正如书名所着意标示出的，“时间”，成为理解这部诗集的一个关键词。

对于一个置身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相混合的暧昧时代里的中国诗人来说，时光中饱含着痛苦的泥沙。在潇潇的诗歌中，对于时间的体验是感性的、充分女性化的，时间流逝带给肉身的撕裂感迫使诗人寻找那痛苦的来源：正是对尘世事物的依恋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也置换了幸福。这是一种古老的痛苦，在时间幽冥的隧道中，潇潇体会着“内心涌起的孤独”。当诗人无法击破坚硬的残酷现实，生命的绝境不足以抵御风暴的时候、唯一的安慰，只能来自于“爱”，尤其是对于女性诗人来说，那几乎是唯一的关键词。

对于一个置身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相混合的暧昧时代里的中国诗人来说，时光中饱含着痛苦的泥沙。在潇潇的诗中，对于“爱”的记忆、寻找、梦想，伴随着现实的一寸寸挫败“喂养了岁月的乳牙”，化为诗行中那些伤痕累累的哀歌、悲歌、挽歌。早在90年代初，潇潇即写下了在我看来是她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作品《另一个世界的悲歌》，这首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见证性——历史的见证、坚贞爱情的见证——更在于它是“隐微写作”

的一个范例。遗憾的是，这决绝的冰雪之声还未及在后来的写作中贯彻下去，一个迅速物质化、世俗化的消费时代就席卷了每一个人。诗人活着，但已经难以承担起反抗者的角色，从宏大叙事退场的诗人重新回到平庸的日常，也即回到作为女性的存在本身，对于具有充分自觉意识的写作者来说，它其实意味着一个新的契机，在陡变的现实境况下，真正的书写才刚刚开始。

上世纪90年代后女性写作的崛起试图打破男权话语的遮蔽，女性写作一方面显示了当代中国女性意识与女性文学的成熟，同时也暴露出观念上的偏执，与男权话语的二元对峙不可能将女性写作带入自由和绝对的写作，而过于个人化、私人化的写作策略则使文本愈发局限于褊狭和幽闭。女性意识的自觉首先体现出来的是语言的自觉。尽管潇潇的写作对女性诗歌的“黑夜意识”似乎抱有疏离的态度，但从她的作品中仍能发现女性写作的某些特征：尖锐、疼痛的自白风格，基于女性经验的反逻辑句法、意识流等等。例如在《跳动的古瓷》中她以意识流的手法描摹孤寂而错杂不安的情绪状态：“半夜，我被自己的睡眠推醒/四周万籁俱静/房中只有时间走过的味道/初冬打着无声的哈欠/与黑暗一起见鬼去了……亿万只虫鸣开始在我的耳膜上嚎叫……”即使是以她笔下的风景也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曲折地表达诗人内心的伤痛：“仅仅一滴泪/就大于高空的思想/大于气候中一个女人的命运”（《天堂，镜子》）。而那匹孤独的“雪豹”则成为超拔于尘

世之上的精神投射：“今夜想念拖着云朵勇往直前/天空也朝你扬鞭策马而去/我咬着嘴唇/刺痛的雪豹踏着天上的星星朝远方追赶”（《刺痛的雪豹》）。女性的生命和爱情似乎永远处于困境当中，一方面渴望被爱吞噬，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对自身的沉溺，在哀怨和悲鸣中有时会将暴力指向自己，表现出一种受虐倾向和死亡冲动：“你要记住/还有一个被放逐到天涯的人/可以用死换你的命”（《爱的挽歌》）。“我被浮尘撞倒，一颗灵魂/再一次挂在刀尖上/使每一个夜晚意外地尖锐/每一个清晨锋利无比”（《灵魂挽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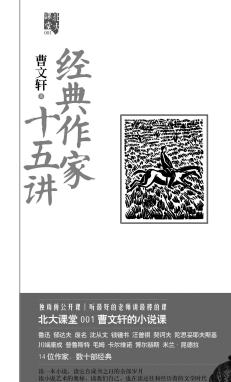
置身于时间的河流中，看不到前世也猜不出未来，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有限情境，面对自己的柔弱、孤独、有限。对此，潇潇以她诗人的敏感体会着这一切，又以她的单纯与感恩承担着岁月冰刀的雕琢。她在诗中多次写到“雪”的意象，“命运的大雪”、“首都的大雪”、“外省的大雪的心脏”，有时雪也是“飘落的火焰”等等，也许只有在苍茫的雪意中转身回望，才能洞透一路走来的深深浅浅，才能以隐忍抵达明澈，为苦难升起光辉：“你曾经热爱的一切/都加深了老年的疼痛”（《风雪中的诗歌——怀念帕斯捷尔纳克》）。仿佛诗人已经先行到晚年，从而获得了一种回忆录般的眼光和梦幻般的怀旧感。

多年后，我头发花白
牙齿脱落
开满波斯菊的皱褶脸上
唯有眼睛依然透明
（《与仓央嘉措有关的情诗》）

新书品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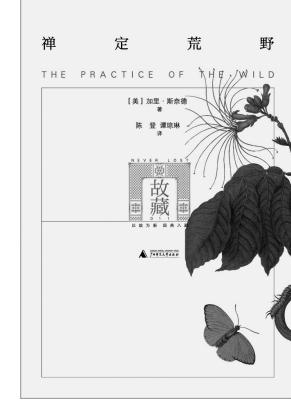
特约撰稿:李林荣

《经典作家十五讲》，曹文轩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古典和现代、现代和当代、写实和唯美、传统和先锋、中国和西方……诸如此类的无数言词标签，把时刻环绕、围浸着我们的文学经验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疆界森严。但实际上，除非只是为了书写一部高头讲章式的文学史教科书，否则，在日常真切的文学生活中，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我们对人类文学经验的感受、汲取、发挥、利用，都必定是浑融一体、自如开放的，难以古今东西为界，少有亲疏远近之别。常年穿梭耕耘于学术、创作两界的曹文轩先生，对此显然深有体知。在这部解析、品味15位中外文学名家艺术风格与人生境界的讲稿中，僵硬的概念、拘谨的判断、面面俱到却又像捶打棉花一样见不出任何力道的所谓系统论证，这些庸常教科书里常见的话语套路一概被排除。取而代之的，是活泼、灵动的细节脉络，也寻索漫长文学流变中的恒常审美旨趣，处处展现出“片面深刻”的发现和神气灌注的创作历练心得。正是在这种“显微”与“望远”交叉的双重视域中，下列这些话题，都在书中得到了富有机趣的个性化探讨：鲁迅字里行间的耐心、精准和幽默，郁达夫作品内外的干净、架子和风景，废名语体构造的情趣、禅意和涩味，沈从文小说的柔情、“婴儿状态”和“降格艺术”，钱锺书《围城》里的“扑空”、智慧和微妙，汪曾祺文学品质的古朴、沉静和无为，契诃夫创作美学的“凝视”和简练，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中的挣扎和文学中的“摇摆”，川端康成风景描绘的纤细和风雅，普鲁斯特长篇小说结构的“圆满”，毛姆为人文的敏感与孤独，卡尔维诺寓言、童话式写作中的“轻世界”，博尔赫斯叙事结构和视角的装神弄鬼，昆德拉小说主题设置和抒情态度的反经典。

《禅定荒野》，[美]加里·斯奈德著，陈登、谭琼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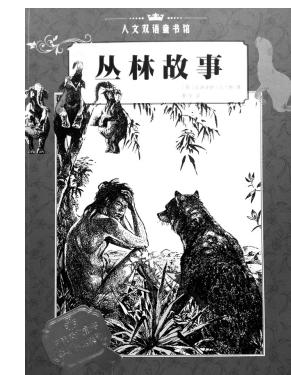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是从1950年代“垮掉的一代”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出的诗人，也是这一派至今仍活跃在文坛、并且以体裁多样的丰富创作享誉国际的一位作家。《禅定荒野》是他第一本翻译为中文的散文集。它的英文原版最初出版于1990年，今天看来，这也是他开始用散文传达自己追求和呼吁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独特生存观的一个醒目起点。以该书2010年英文增订版为底本的这个汉译本，收文9篇。按照作者在书后“致谢”中的说法，这些文章的大部分内容得自近15年的“随意聊天、工作室研讨和正式交谈”。而他那些年的主要工作，就是远游他乡，到阿拉斯加、澳洲中部等地人迹罕至的荒野旅行考察，在美英各地的院校、学会、研讨班作演讲，和欧美非亚多国的学者和宗教界友人对话交流。身为一位青年时期就学习了东方语言、翻译过中国诗歌，并坚持常年修行禅宗功夫的诗人，斯奈德在思想和文体上的表现，自然带有鲜明的东方特色。《禅定荒野》中的《自由法则》《棕色语法》《优美、荒芜和神圣》《青山常远步》《远西原始森林》《道之上，径之外》等6篇，寓意深沉、谋篇考究，全文堪称经典。其余3篇则各有不同，《地区、区域和公用地》专业研讨意味突出，《和熊结婚的女人》对地方神话展开重述和评析，《生存和圣餐》更像是断片式的参禅笔记。但这本书最可能触动读者的，大概还不是在它的局部，而是弥漫和贯穿书中所有篇章的“荒野”文化观——在书籍和典故所代表的文明之前和之外，人类拥有一种可以与自然共享的生存法则，它孕育了现代文明，也将拯救现代文明。

《罗马人》(插图第4版)，[美]科布里克著，张楠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6月出版



置身全球化时代，人们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理解，都需要不断加深。作为整个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其社会、文化状况的历史记载及相关学术研究，在我们所处的知识语境中，曾长期有意无意地被简化和归化成我们所习惯的样式。要矫正由此造成认识偏差，一个权宜的办法就是多阅读几种不同版本的西方人自己写的有关史书。这部400余页的汉译本《罗马人》，依据的就是出自美国一位希腊史和罗马史学者之手的罗马史名著第4次修订版。全书分10章，以正文叙事与图片及史料解析专栏穿插的形式，历述公元前213年罗马围攻叙拉古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间的重大事件和罗马社会生活风貌变迁。书前有大事年表和地图，书后有概述西罗马帝国后史的一篇后记、一篇专门考证古罗马人左行交通习惯的论文附录、一个全书主要人名、地名、书名、官职名等术语的释义和发音总表。相比一般同类史著，这部《罗马人》最大的特点是将历史场景和历史事件都尽力归结到个人感受的层面上，给予细节饱满的立体化呈现。通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作者为此在图片和文献史料的选择、解读上，下了极大功夫。

《丛林故事》(汉英对照全2册)，[英]吉卜林著，蔡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面向少儿读者的外国经典作品的双语对照本，近年出版的很多，像《丛林故事》所属的这套“人文双语童书馆”一样，汉语版和英语版分别单出一册的，还不多见。从阅读感觉来讲，这对帮助小读者独立地领略原著和译本各自不同的语体风貌、增强语感，是有益的。当然最好是与此同时这两本书的定价不要高过合印的一本。《丛林故事》的作者拉迪亚德·吉卜林(R. Kipling, 1865-1936)，以其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身份，在儿童文学作家中可算“高大上”的一员。《丛林故事》所选的5个故事——“狼孩莫戈里”、“白海豹”、“里基-迪基猴”、“大象麦麦”、“女王陛下的仆人们”，都属吉卜林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经典篇目。隔着久远的年代，他当初满怀童趣，为过去时代的孩子们精心营构的那个温暖朴实而又生机蓬勃的世界，仍然能够深深吸引如今的许多小读者。在那个世界里，形形色色的动物密布于丛林、穿行于人间，波折、危机甚至祸患时有显露，但无论如何，就在这些动物当中，至少会有一个勇敢者站出来，为了坚守正义和良心，而不辞艰辛、甘冒风险、勤勉行事，最后它总能得到应得的好报。

精短却不失深刻与诗意

——读余途《心上荷灯》

□姚讲

余途的文字，富有诗意又充满魔力。《盗墓计划》中，“有人靠盗墓发了财，我的计划就是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但有的人因盗墓成了阶下囚，我的计划是避免自己成为这样的人”。这些文字，透出一种黑色幽默。

较之于技巧，内涵的深刻更能够体现创造者的深厚文学功底。因为技巧可以在不断创作中逐渐娴熟，而深刻的内涵却是判定一个作者创作实力的根本。余途带给读者的，是惊喜连连。